

心的召唤

平明出版社

心的召喚

塔·西巧娃著

依 文譯

近代文學譯叢

原書名 По Зову Сердца
原 著 者 [蘇聯] Тамара Сичева
原出版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ивилекс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2

內 容 提 要

在德寇進攻蘇聯的第一天，共青團女團員塔瑪拉·西巧娃就志願參了軍。

最初她擔任救護工作，曾冒險進入敵區救出不少傷員；後來參加戰鬪，屢立奇功，她自己也受了三次傷。

她自軍官訓練班畢業後先後擔任了哥薩克軍團炮兵排排長和近衛師反坦克排排長，隨同大軍掃蕩德寇，收復國土，並解放了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等國。

本書由西巧娃本人根據親身的經歷寫成，全部是真人事實，充份表現着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中的英勇和偉大，特別是婦女們在這次戰爭中的貢獻，她們不但在後方代替男子工作，努力支援前線，並且在冰天雪地中與敵人作殊死戰，正像西巧娃所講的：『她們英勇地忍受着一切戰爭的重担和艱苦，其中有許多人像英雄那樣地爲國捐軀。』

心的
召
喚

第一部

一種奇怪的隆隆聲把我驚醒，紫紅色的火光照亮了房間，少先隊指導員跪在旁邊的床上，望着窗外地平線那邊的火光。

『發生了什麼事？』

『什麼東西在爆炸，里伏夫起了大火。』

以下的話我已經聽不見了，它們給密集的砲擊和飛過夏令營上空的飛機的怒號聲所掩沒。我們跑到陽台上去。在遠處，大概在里伏夫，爆炸聲正在響。點點的閃光沿着樹葉和大理石貯水池上的白色彫像飛舞。在大建築物的窗子上，反映出大火的火焰，我們茫然若失地站着，不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受驚的孩子們正跑到隔壁的陽台上去。

『讓我們到孩子們那邊去！』少先隊指導員嚷着。

在孩子們臥室的門口我們碰到了一個小女孩，她把紗質的蜻蜓樣的服裝和白色的芭蕾舞小鞋緊抱在胸前，這些都是準備在晚會上表演用的。跟在她後面跑的是一些大女孩

子。

『孩子們！你們往哪裏跑？不要出去！』指導員命令着。『躺下來！』

可是她們已經在跑了。爆炸重又震動着大地。受驚的小孩子們哭了，大孩子們也靜了下來。

『現在不再有營火了嗎？』小女孩問着，還是把蜻蜓樣的服裝緊抱在胸前。

『有的，一定有的……有跳舞也有營火——一切都有，』我安慰着圍繞着我的孩子們。

當我再走上陽台，天已經亮了。在牆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孩子寫的字跡漂亮的佈告：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少先隊夏令營開始。晚上七時集隊和升旗。在營

火旁邊舉行集體遊戲和跳舞。』

冰冷的大理石樓梯使我記起了我還赤着腳。我回到房裏去穿鞋子，夏令營主任隨着

我走進了房間。

『西巧娃，你可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問。

『我猜到……』

『戰爭，』主任激動地說，『戰爭……』他靜默了一下，繼續用平常的口氣說：『家長們來了，你看好他們安靜地把孩子們領去，我就到城裏去，到市黨委會去。』

他走了。我迅速地換好衣服，不安地思量着：『現在格里夏在哪兒？也許他已經在作戰了！』

自從我到里伏夫來同丈夫在一起，忽忽已經六個月了。在克里米亞僅留下了老人們——父親和母親還有我們的女兒洛拉契卡。我的丈夫，格里哥里·華西里耶維奇·才爾聶夫，在軍隊裏服務，他是一個中尉排長。我不願在家閒坐無事。共青團市委會派我到里伏夫附近的少先隊夏令營工作。我們在城裏有一所住宅，每逢假日，我和格里夏就到城裏去。經過一星期勞動之後，我們在休息日的會面是多麼快樂呀！

『不久就可到克里米亞去休假，』我夢想着，『然後把洛拉契卡帶到這兒。她已經大了，已經過了一週歲了。』

上星期日我們去看電影，片名前線的女友。這片子使我激動，我把我的思想告訴我的丈夫。

『要是會發生戰爭，我要到前線去，像這些姑娘一樣。』

『想一想罷，你這位戰士！要是發生什麼事，收拾好自己的衣服到故鄉去罷。在戰爭裏你是無能為力的。』

丈夫的聲調使我生氣，可是我保持了靜默。

而現在戰爭來了。我真不能相信……

我跑到花園裏，在門旁站着滿臉淚痕的母親們，我在想：『少先隊員和家長的會面並不像我們所準備好的那樣。』孩子們在哭，母親們也在哭，還講着里伏夫被炸的經過。

可是孩子終究是孩子。道別時，孩子們問能不能把花花綠綠的服裝帶回去。

『帶走罷！帶走罷！』我們回答着。

當莫洛托夫同志在無線電裏廣播的時候，夏令營裏的兒童們早已一個也沒有了。在會上我們編好了一張志願投軍表。有十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簽了名。在我們中間有廚子、少先隊指導員和保管員，我們準備步行到軍委會去。當我們走出大門時，一輛運貨汽車開近我們這兒來。司機交給我一封丈夫寫給我的信，格里夏要我馬上乘車到里伏夫，收拾好行裝，再搭原車到車站，他要我住在克里米亞等他的信息。

我從司機那裏，知道我丈夫服務的部隊已經出發迎擊敵人，我和同事們商量之後，就要求司機把我們全體志願兵送往團部。司機瞧瞧我穿的紅色的中國綢衣服說，法西斯的飛機對每一個人都要攻擊，而這樣鮮艷的衣服會把汽車暴露出來。他從座位下面拿出了一套工人制服給我，我就穿上了膝蓋上面已破裂的褲子和油漬斑斑的上裝。

一會兒我們就到了團裏，這一團守着林中的防線。

團長和團政治副主任站在剛挖好的戰壕旁，他們正在看幾張文件，在旁邊的砲彈箱上坐着參謀長，他把文件板放在膝上在寫什麼東西，他的四周擠集了司令部的官長，他們臉

上現着不安的情緒。樹林的上空飛機正在飛行，遠處高射砲也在轟擊。

團的指揮人員都認識我。我和其餘軍官的妻子們曾在狙擊兵班學習過，我還參加過業餘的晚會表演。我向他們問好之後，就報告說有十三位共青團員志願來保衛祖國。

『請把我們派在你們指揮的部隊裏。』

『可以，』團政治副主任說。『我們需要人，每人都會有工作。中校同志，你認為怎樣？』

『對的，都會找到工作的，就留在這兒罷，可是不要膽怯。』團長回答說。

『青年們都能作戰的，』保管員在使他相信。

中校認可似的點了點頭走了。

『營政委同志，』我激動地和急促地繼續說，『我參加軍隊，可是我的丈夫要我疏散，請和我的丈夫去談一下。』

這時候才爾聶夫跑來了，像平常一樣，服裝整齊和漂亮。

『營政委同志，請允許我和妻子談一談好嗎？』

『從今天起，中尉同志，你的妻子是一個紅軍戰士了，』政治副主任嚴肅地說。

『請准許我和紅軍戰士談一談好嗎？』

『當着我的面談。』

在政治副主任面前，我的丈夫感到有點兒偏促；可是他講得很嚴厲，繼續堅持要我疏散。當參謀長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時我真感到輕鬆。

『西巧娃，』他給我一張文件。『同這位女同志一起去，』他對少先隊指導員點一點頭，『到衛生隊長尼洛娃大尉那邊去，把這張文件拿給她。』

軍官中有一个人告訴我們怎樣到衛生隊去。

『一定在這兒，』當我們穿過了塵土很多的道路，看到偽裝的救護車時，我的同路者撥開了灌木叢說。

在不大的林中草地上放着幾副擔架，在一副擔架上躺着一個穿着滿染油污的軍服的戰士，他把航空帽遮着臉，甜甜地發出鼾聲。

就在那邊，離汽車不遠處，兩個衛生員蹲着把綑帶和小包放入綠色的大箱裏，並且輕聲地談着話。

在旁邊灌木叢下面有一個姑娘。她留神地檢視着一些玻璃藥瓶和小盒子，把它們放到衛生包裏面。

『一定是她。』

『不可能吧！太年輕了。』

這時候坐在箱子旁邊的一個衛生員走近那姑娘說：

『隊長同志，一切都安置好了，要不要叫醒葉特基莫夫並且裝上車子？』

『不要，暫時讓司機休息一下。』

『大尉同志！』我跑上去對尼洛娃說，我看見了她軍裝上的肩章，上面的符號正在陽光下閃爍發光。『我們是由團部派到你這兒來的，這是文件。』

姑娘抬起嚴肅的灰色眼睛向我瞧着，拿了公文開始閱讀。她那消瘦而可愛的面孔給陽光晒黑了點兒，從藍色的無舌軟帽下面露出了褐色的髮髮。

『好極了，我們正需要助手。可是，女同志們，我們的工作是艱苦的。在小單位裏很可能需要接連地工作、沒有睡覺。這是戰爭。』尼洛娃莊嚴地說。

『我們懂得，』我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尼洛娃教導了我們並且發給了我們衛生包，再把我們帶到駐在附近的營裏去。

『暫時在這兒，將來西巧娃要派到連裏去，那邊需要一個衛生員，可是現在那個連離這裏遠得很。』

這樣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我就開始在軍隊裏工作了。

六小時後我參加了戰鬪的洗禮。我們這一營擔任下列的任務：消滅德國法西斯衝入里伏夫的傘兵。

我們乘了汽車在查夫基夫斯基街上駛去，經過我住的房子。在我們屋子二層樓的陽台上，窗門都大開着。我想，東西已來不及搶救了，但是這些我已經不放在心上了。

在查菲亞街上，我們受到了攻擊，不知從哪兒來的機槍和衝鋒槍在掃射我們。我們的戰士們開始還擊，我的耳朵裏像雷鳴一樣——好像他們正對着我開槍。我無力約束住抑制着的恐怖，我跑出了汽車，伏在屋子牆邊的地上。『好，當然就要被打死了，』我的腦子裏閃現着這樣的思想。有一陣子甚至不敢抬頭看一看四周，這時突然有什麼東西很重的打在我頭上，我的眼睛冒出火光來，『完了，我受傷了……』可是神志一清我看到有一大塊簷板掉在我的鋼盔上，我對於我的膽小很感到害臊。

我站了起來，開始留神地追究槍彈究竟從哪兒打來。

在對面的屋裏，有一個人躲在窗帷後面向我們掃射。我忘掉了自己，抓起傷員手中的衝鋒槍，把整個圓盤的子彈送進那窗裏。一個穿着黑色上裝的肥胖的身軀倒在窗台上，然

後慢慢地滑入房內。我目不轉睛地望着窗戶；好像黑上裝又顯現了一次；可是並沒有人出來。

恐怖已經過去，耳朵對戰鬪的隆隆聲也習慣起來；但是一種不愉快的戰慄穿過我的全身。我開始包紮傷員。

一位戰士跑來了。

「救護員，指揮員受傷了，快去包紮一下！」

我跟着那戰士跑，受傷的是我丈夫的同事，他名叫米夏，他腹部的傷很重。米夏要求趕緊送他進醫院。後來人家對我說，米夏沒有到醫院就死了。

我們這一營繼續在消滅城裏街道上的法西斯傘兵隊，快晚的時候我們打到了斯脫利斯基公園。這是我生平第一遭不得不在露天裏過夜。我蹣縮着睡在樹底下，把拳頭墊在頭下，就這樣睡着了。

德國法西斯強盜，不經宣戰向我們進犯，第一天僅遭遇到我們國境守備隊的抵抗。祇有在當天末和六月二十三日早晨的時候，我們正規軍的先頭部隊才能參加戰鬪。

我們的部隊也在邊境上加入戰鬪。在里伏夫作戰的戰士，奉到命令可在林子裏休息到早晨，我也給調派到反坦克連去當衛生員。晚上，我的丈夫找到了我。

我們雙方都想把不同的意見調和一下。我們坐在一邊，開了罐頭食物大嚼，

『在火線上你有什麼用處？』格里夏對我說。『在這兒你能做些什麼呢？』

我說給他聽，說我昨晚已經做了有用的事情，就是在查菲亞街上打死了衝鋒槍手和包紮了幾個傷員。

『他們在狙擊兵班裏教導我，並不是要我在戰時躲在後方。要知道我是一個共青團員！』

格里夏無話可說；但是看上去他並不贊同我的意見。

『你記得我們看過的電影前線的女友嗎？』我繼續說。『這些女子也在作戰，而且打得好，為什麼我不能夠呢？』

『塔瑪拉，我應當去作戰，可是你是自己要去……要是我和你都戰死了，那麼就只留下洛拉契卡和兩個老人家了。而且你究竟能成為怎麼樣的一個戰士呢！像你這樣一個女人，難道去和坦克作戰嗎？』

『我正是爲了這樣才去……我要開始學習反坦克砲，幫助消滅坦克。你可知道，我要成爲一個砲兵，要把我自己學得的狙擊技能應用到砲上去。』

『這不是女人的事情，』我的丈夫笑起來了，他斜睨着我的舊軍服上裝和撕破的褲子說。『你穿了這樣的制服不過在羞辱我，快去換掉。』

『不要緊，在沒有新服裝發下來之前，我還要穿了去作戰。』

這是很顯然的，要是沒有聽到高射砲在轟擊，我們還要用這樣的心情來繼續談下去。警報響了，不得不躲進小防空壕裏去。飛機離去以後，我就跑去包紮傷員，我的丈夫也就回到自己的排裏去。

在黎明時候，我們這一連開向前方，佔據好射擊陣地。我們後面的砲在轟擊，響聲把我震得顫抖，當每一枚迫擊砲彈發着嘯聲飛過我頭上時，我趕緊伏在地上；戰士們都嗤嗤笑起來了。

『你怕些什麼？在後面的灌木林裏有我們的迫擊砲，它們也在轟擊……』
雙方的砲聲益發厲害了。

『注意，敵人開始衝鋒了！』連長在喊。

離我們不遠，在窪地上的灌木林後面跑出了敵人的衝鋒槍手。

『開火！』發出了命令，隆隆聲益發響得厲害了。

我們的砲每發一彈，我的頭就鳴響，不久我的耳朵完全給塞住了。

『扔掉了衛生包，來搬砲彈吧！』有一個人轉身向我喊着，『聽不見嗎？』他還教我：『張開嘴。』

我趕緊跑向砲彈箱，用顫抖的手來取出砲彈，一面拿一面還要向後瞧，好像敵人正出現在射擊陣地上一樣。我把砲彈交給裝彈兵，從砲的護板內望出去，看見德國兵都伏在地

上，砲彈的爆炸和迫擊砲火堵塞了他們前進的道路。

隨後從掩蔽處緩慢地爬出了敵人的坦克，一塊塊沒有耕過的泥土給坦克扔向四面，坦克開着砲和機關槍衝向前去。我覺得砲彈在我耳朵旁吱吱飛過，它們正在用熱的空氣燙着我。我倒在地上，起來的時候，我看到砲上的一段護板和瞄準鏡已經給打毀了。命令又響起來了：

『進入掩蔽處！』

我們都急跳入小壕裏去。

『準備好燃燒液體瓶子和手榴彈！』

一分鐘後，我們的砲聲又把我的耳朵震聾，我記起戰士的勸告，趕緊張開了嘴，然後小心地把頭從戰壕裏伸出去。我看到中尉親自在開砲，他從砲筒上瞄準，一個戰士在裝砲彈，正向着坦克發射。突然中尉用手抓住了自己的胸部，跌倒在彈殼堆上。

真可怕，但是我跳出了戰壕，開始搬砲彈給代替中尉開砲的戰士。其餘的戰士們拿了瓶子和手榴彈奔向最近的壕溝，壕溝裏的步兵正準備着迎擊敵人。有三輛坦克已經起火。

德國的衝鋒槍手遭到強烈的抵抗以後，退了回去。

我長久地記住這第一次同敵人坦克的戰鬥。